履園叢話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總論

嘗論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趙之間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吳之間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黃河之水遷徙不常順逆乍改其患在決雖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

之水紆迴百折趨納有準其患在塞雖仰天覎而人職其功

大都論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論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懼水黃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濟以治河之費治江則事半而功倍矣

三吳澤國也萬水所歸東環滄海西臨具區南抵錢塘北枕揚子其中瀦蓄者則有麗山陽城沙河昆城諸水宣洩者則有吳淞劉河白茅七浦諸水縱橫聯絡如人之一身血脈流通經絡貫串葢血脈不和則病經絡不舒則困然

一人得病無傷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實有關于萬民之命

昔人于溧陽之上嘗爲堰壩以遏其衝于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州則開江湖以導其流並疏塘浦以通其脈又備規制以善其後惟是上源之來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滯潮汐往來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淺夫開江卒以時濬治水不爲害而民常豐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洩而已蓄以備旱洩以防潦旱則資蓄以灌溉水則資洩以疏通

宋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裏田隆興間李結又獻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故郟亶言水利專于治田單鍔言水利專于治水要之治水卽所以治田治田卽所以治水總而言之似瀚漫而難行析而治之則簡約而易辦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則開濬池塘以蓄水低田則挑築隄防以避水池塘既深隄防既成而水利興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至哉言乎故水

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大都爲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于籌劃則當事爲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爲累也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爲之梗或有惑于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爲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爲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爲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爲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者爲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明有

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蓋開江治水未免擾民然正恐其擾民故開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誤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大約一年二年而圍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則無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

太湖之為震澤具區笠澤五湖前人載之甚詳可不具論惟是襟帶三州衆水所宅東南之利害繫焉其西北則自

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鎮江丹陽金壇茅山諸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則自宣歙天目諸山由臨安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長興烏程合苕霅兩溪之水以入滙爲巨浸分布諸河一由吳江出長橋入吳淞一由長洲出崑山入劉河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汎濫也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導其流皆爲民興利除害而已

徐貫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

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又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爲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爲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爲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

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
去一長橋而遂能爲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茭蘆濬其淤
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說者謂吳江未築長隄以前吳中自來無水患旣築長堤
以後橫截湖流不能宣洩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吳地
襟江帶海淤澱易積雖不築隄亦難治也試看五代宋元
以來有營田軍庸田使農田水利使都水營田使以及都
水監諸官又有所謂撩淺夫開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豐
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卽爲水患況不修治耶由此言之

太湖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設不宜兼領耳

三江

三江之說自昔互異或以班固韋昭桑欽諸家爲是或以孔安國郭璞張守節程大昌爲是余以爲俱可弗論總之以導江入海爲第一義俾有蓄洩以溉三吳之民田爲第二義葢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時代既移滄桑莫定雖考訂精詳尋其故道豈再能復禹之舊蹟乎但以目前而論震澤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吳淞劉河白茅爲最利

卽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則太湖諸水不爲害蘇松常鎭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汎濫爲災三吳先受其害矣故東南治水三吳爲急

自禹導三江之後歷周秦漢魏晉唐不言三吳有水患而水患之來却有故焉一塞于東江再塞于長橋水已失其宅矣後之人但知開濬三江之爲利而不知屢開屢塞之爲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便而導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黃浦近沙河者使入婁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

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葢浙西諸州惟三吳爲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豬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茆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爲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也後之人有能翻大禹之舊案乎

昔人有以錢塘揚子吳淞爲三江者謂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說也

治三江者自當以吳淞爲急劉河白茆爲次三吳諸水衆流所歸總滙于太湖而吳淞當太湖之衝使先洩上流其勢然也假使嘉慶二十四年不開吳淞則癸未年之水汎溢于三吳之間民皆魚鼈矣可不危哉

來源

三吳水源天目爲大其水東出臨安汎溢而爲苕霅入于具區又自天目東南出杭州天竺諸山滙而爲西湖一由昭慶寺前流入松木場爲下河一由湧金水門入城爲濠分布諸河至得勝諸壩爲上河以灌海寧之田如西湖水溢則由諸壩流入下河合于餘杭塘河一遇霖潦則從石門桐鄉嘉興松江以入吳淞黃浦諸港則下流先爲浸溢太湖之水相與抗衡反無歸縮之路矣

溧陽之上有五堰古來治水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以入大江其後

以商人由宣歙販運木簰東入兩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紿
官司廢去五堰則諸水皆入于荆溪而滙于震澤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
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
吳相伍以水爲下流患引宋單鍔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
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
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爲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
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
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

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諸水於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興荆溪陽湖之百瀆

烏程長興之七十二漊矣下流則又有無錫之二十一港

而獨山門吳塘門爲之大長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爲之

大吳縣之九港而銅坑胥口爲之大吳江震澤之七十二

港而長橋爲之大皆所以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

爲太湖分洩者也今大半湮塞難于復舊而民之利其業

者又憚于疏濬以積其弊日復日深故郟亶曰譬諸一人

之身五堰爲首荆溪爲咽喉百瀆爲心震澤爲腹旁通震

澤枝河則爲脈絡衆竅而吳江爲足今廢五堰使宣歙諸水不入于蕪湖反東注震澤而長橋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滿而氣絶矣

近世言東南水利者輒引尚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語以開濬三江爲首務然旣知太湖之水有去處而不知太湖之水從何處來耶上古地廣人稀以治水爲急今則賦繁財重以治田爲急若不量其遠近覩其高下察其淺深與夫水源之來歷而欲興水利亦難矣哉

枝河

三江爲榦河諸浦爲枝河榦河則用孟子之水利濬河導海是也枝河則用孔子之水利盡力溝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來源矣則太湖諸水從何處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則三江諸水從何處來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榦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緊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過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樹百千枝榦皆附一本而生開花結實者則從枝榦而發若僅治榦河不治枝河徒費財力無益也

大凡濬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後力疲心懈不復議及善後經久之計每置枝河于不問輒曰且俟異日而不知前功盡棄矣必使各枝河得利業戶照田論工先後並舉各治己田水遠路遙一時尚難周遍況漠然置之哉濬幹河時凡幹河諸水悉決諸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諸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論也

水利

郟亶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吳三吳之利莫重于水田

蓋江南之田古爲下下今爲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洩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乎水利

三吳地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引湖水以漑田水多則洩田水繇江以入海瀦水洩水兩得其宜故鮮水旱之憂皆膏腴之地今以蘇松常鎭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爲 國家之根本也

凌雲翼曰東南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百節不滯而後肢體豐腴元氣

自足蓋財賦俱出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田疇不治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蓋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洩而爲田害也水之利在渟泓此旱年之所資灌溉而爲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則水利興以治水之法治田則田自稔故曰善治農田者必資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遡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之利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

者也

古聖人盡力溝洫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就其順下之性引而導之入于江入于海俾無阻滯旱澇皆宜國計民生即賴于是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國家之視江南猶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賑撫之一出一入其費增倍與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預防于未來與其驟興于一時以多兩倍之費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吳中水利固惟濬枝河為要務築圩岸為急需究其本源

則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爲開渠者土無堆積而即爲圩岸築隄者無從取土而即以開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蓋開得河深灌溉自利築得隄高泛溢無虞也故郟亶曰取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不至使水衝決勢必趨于江與海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矣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

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曠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鄺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奏而常熟之地在三吳尤爲卑下何也上流則太湖東洩之水由吳江經郡城合元和塘諸流會于常熟下流則太湖北洩之水由無錫而東合宛山蕩湖華蕩諸流亦會于常熟在漢唐時本有三十二浦以洩諸水旱則資潮汐以灌田澇則分諸浦以入海田

常豐熟而民力有餘故謂之常熟每年賦稅甲于三吳今則不然白茅七鴉諸浦已廢矣而獨留福山港一線之道亦淤塞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謂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國家修治黃河費無所惜修治運河費無所惜者爲轉漕故也漕從何來乎江浙之賦爲重也江浙之賦何憂乎曰水利之道不興也

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閘之啟閉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

課之殿最所以爲三吳之利者甚備濟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爲豐化瘠以爲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豐而致凶化沃以爲瘠害莫甚焉

三吳水利固在太湖三吳水患亦在太湖所謂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錢公輔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之害所謂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謂三江通則三吳

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則三吳均受其害今地方縣令但知
奉檄追徵痛恨小民之逋負而不知逋負之所由大吏監
司但知謹守前規痛惜東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則死不資于水養之則熟三吳之間低田
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則爲利水溢則爲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觀其源溯其委上築五堰以節其流而
使發源之水西出于蕪湖下疏三江以殺其勢而使諸瀆
之水東入于滄海後世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障
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

沙之湧其不爲三吳之害者幾稀矣

或謂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閭已失其勢矣

或又謂太湖洩水第一要處全在吳江之長橋自宋時築隄駕橋元時又易以石雖留堰洞以洩水勢而咽喉已塞積淤漸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緩而吳淞日壞者石隄之害也

昔人論吳江東通青龍江由青龍入海之處因監司相視恐走漏商稅遂塞此江夫商稅利國無幾而湮塞淤流其害莫大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茭蘆以引沙土而享茭蘆之利旣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旣而衣食豐足造爲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旣而築土爲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爲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寖久日漸塡塞使水無所洩旱無所溉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爲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

增害然單鍔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嚙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爲田爲屋爲墳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矣

三吳之民但知水旱之爲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謂湖之淺深江之通塞無關緊要而一經水旱事窮勢迫搶地呼天而莫之應是誰之過歟今太湖百瀆七十二漊皆湮沒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蘆矣白茅劉河七浦皆爲平陸矣吳淞雖開水流不暢以浩渺無涯之水決他何處去耶嗚

呼旱年則水無自蓄水年則水無自洩三吳水旱之憂恐自此始矣

水之爲利甚廣而害亦甚廣葢治之則爲利不治則爲害也所謂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則民食何由而生賦稅何由而出餓死者有之鬻兒女者有之迫而爲盜賊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沒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墳墓之衝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離載道民不聊生反勞聖躬之籌畫不惜數十萬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爲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則爲利不治

則爲害

建閘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圍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爲三江既濬建閘爲急何也葢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岡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湖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

閘以澄江潮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爲斗門蓄洩啟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沿江而西至于潤州一江一浦大者閘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內防旱潦也今惟于初開之時務深而不務闊且有石閘以衛之既開之後務通而不務塞再設撩淺以導之然後可圖永利

或謂設閘之道有數善焉如平時潮來則扃之以禦其泥沙潮去則開之以刷其淤積若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

流以資灌溉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導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設險私販難以度越因閘設官盜賊易于斂蹟嚴啟閉之規添疏導之卒庶幾乎可也

前人常議及潮汐易淤海口於治河時開至盡頭處留一壩不開以斷海口既無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舉鍤如雲半日可通水洩復塞此亦一法也

圍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爲隄岸

塘浦旣深則水流易暢隄岸旣高則低田不湮雖大水之年水流激湍無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之地不過積土于兩岸之側一經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舊全功皆棄今徒陽運河可鑒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圍田每方數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啟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爲農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蓋水道爲農田之命脈低田以圍岸爲存亾今門閘不可復矣而修築隄岸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則無暵旱之虞低田之隄防常固則無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隄岸或因佃戸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雖完全而同圩有貧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爲之阻隔以致因循誤事夫愚民豈知後日之利益哉但厭目前之畚臿耳人心之不齊皆以此也

三吳之田最低下衆水所歸爲民利亦爲民害大約畏潦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築隄岸不可也旣築隄岸矣而無楊柳以植之茭蘆以衛之風雨之衝牛羊之踐

不及數年又復如故而欲田之稔歲之豐豈可得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葢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爲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闢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爲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泄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也

增築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築若干高取葭菼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楊以護之後年增若干高取箭泥以益之三年之後草木根深隄岸堅固矣

或謂每歲農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築之或箭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無從取土則在田中開一塘挑泥增岸蓋農人每以糞壤爲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實之並無妨于田也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建議請蘇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禦風濤水漲則專增其裏水凅則兼築其外遇旱年則車水以入遇水年則戽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濬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瀦蓄以備暵旱可以宣洩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蓋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溉者則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謂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謂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暘時若則無資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無妨于田土一遇乾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則涓水如珠全藉接濟使轉凶而爲豐者上浜之力也

三吳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

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葢低鄉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鄉池塘不濬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鑿池論曰嘗觀畎畝之間有田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資灌漑常豐稔矣民非不知此也葢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畝之田爲九畝之利乎今高區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濬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無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歎于路者有流離四方者惜小費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濬爲利無窮旱年蓄水以資灌漑水年藏水以備

不虞深者養魚爲利淺者種荷爲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箭泥取汚卽爲肥田之利其與通河較遠者每日汲水浣紗兼爲飲食之利今常鎭各州縣大半高區農民不但不濬而反皆塡塞或築爲道路或廓其田疇有誰禁之哉棄天之時失地之利罪莫大焉無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專官

王叔杲曰水利有專官至急之務也以田疇之廣衍民力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率之也夫州縣之長旣苦于政

務之繁而遑計其農政之瑣身坐堂皇目周四境雖神禹不能也若非有專官之治帶同丞貳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民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爲夫役之多寡時當農忙則勉民以勤儉時當農隙則督民以疏濬不特此也窮鄉僻壤去城遼遠民有善惡事有輕重豈無冤抑豈無控訴者使有專官以協理之則訟自鮮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吳之水有六策焉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決下流之壅五曰挑潮漲之沙

六曰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官以督之庶幾乎可也若以三吳之利而責于三吳之民譬諸一國之事責辦于一家以百人之負而責荷于一人勢有所不能也

張內蘊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兼臣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爲生固所自盡添設專官徒以增擾或又曰今各府州縣未嘗不設水利之官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岸高鄉畏旱則急于濬池某

處病于淤塞某處應增泥土至近湖之濱灘漲不一坍則速爲開除糧稅俾小民免虛賠之累漲則速爲照丈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吳韶曰今府州縣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繫官臨蒞莫識水土之性種植之宜不數年間卽陞調去有秩滿而不知湖瀆之通塞不分五穀之貴賤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隸于近衛之官軍則土著之人功緒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專官非難得人爲難修舉非難經費爲難葢專官之要雖在于得人而修舉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設

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議皆空談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難即得人矣亦需通達古今熟識時務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瀹決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出納之要經營度量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僅精明强幹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議治水之道當以豐穰之年爲始俾人民樂輸工料易辦備預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爲譬如治病今人尚有無力就醫而聽之呻唫者豈有病未至而先服藥

者乎病旣至矣初則擇醫甚難繼則服藥無效或調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見病未去而人已憊矣故曰得人最難

治水之法旣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潴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奸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

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金藻曰治三吳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五者旣行而不省視則不及十年又復廢弛故專官尤爲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于糧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處係上游水滙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濶某岸以緩其衝應濬某河以會其流某處觭閘宜修某處塘堰宜築應復舊應新開非專官而能之乎

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視與無廉能同旣省視矣而無賞罰與不省視同旣賞罰矣而不能繼與不賞罰同也

一圖之省視責在里長一區之省視責在縣丞一縣之省視責在邑令一府之省視責在太守提七郡之綱領而以水功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興農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協濟

東南水利爲　國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務工繁費鉅而必

貲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辦然為民者亦當思所以協濟　國家之要務而後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動支衙門之閒款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仗義之巨室或舉賢才或起廢員或收投效計工籌費相為表裏葢費足則工舉工舉而水利興焉

小民難于慮始可與樂成如官帑先行則協濟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謾應雖有興修之虛名終鮮興修之實效故設處錢糧為第一著

庫無盈餘似以濬築為緩事然水利為民生之本鄉閭之

休戚賴焉　國賦之盈縮系焉協濟之功尢不容已
大凡運河官瀆通江大湖以及閘壩陂堰蓄洩利民者其
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縣城內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
其施工則在本城富家鋪戸凡府州縣地方與官河稍遠
處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圍圩可資農田者其施工則在近
處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運鹽者其施工又在
鹽商矣此協濟之一法也
國家承平將二百年生齒日繁太倉無三年之蓄所藉七
省漕運是以設官分職從事淮黃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

設有衝決運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嘗議及海運一事卒不果行何也　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無事卽運官運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嘗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險以濟事耶此斷斷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餘隻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戶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實有數十萬之富者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常時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磚石以壓之及裝豆回南亦無貨不帶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較運船去重而回空正

相反也盍請有司上　奏先以減一存造之糧乘其放空北去之時試行有效遞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廣全漕受載牽算每船運以千石處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選殷實船戶花名注冊取其連鐶保結方許出運如果踴躍從事運載功多則賞之以幣帛加之以銜名船戶無不樂從者況近年海道清平百無一失因風乘便不勞人力而所費無多旣省　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縣陋規幫費之煩自此太倉日積　國課日盈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陸官兵原所以衞民者也每年坐食銀糧以億萬計可派在城在鄉以佐開濬之用古人有寓兵于農者今則寓兵于治水亦協濟之一法也

相傳宋時修治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與承德郎將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協濟之一法也

謹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　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爲例其歲科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其法良善蓋秀才無額不礙仕途一也

隨處捐納　國帑豐盈二也所取甚廉不傷百姓三也不開倖進多造人才四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利之興莫急于財力而財力亦出于民間非照田科派之謂也蓋高田無變更而湖田有坍漲亦有挑土塞河以寬廣其田者今三吳之間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于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雖有陞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編號通行量丈照數徵收其賦必倍亦協濟之一法也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爲尤甚或以官逋爲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窵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爲積逋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

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不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爲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尺者種芰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茭白茨菇荸薺芹菜之屬人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横有棄地如蘇松常鎭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俗語云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興廢無常必有轉

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則不然農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間已易數主葢賦有舊額田無一定或築墳墓或造房屋或此開彼塞或東漲西坍至于田疇交錯鱗冊無徵有有田無糧者有有糧無田者不知凡幾故小民交怨訟獄頻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得官爲量丈重畫圖冊田段一準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賦自盈然後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餘計畝均收似與小民有益而無損即以治田之利爲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資乎公帑而亦無待加派於窮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

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倘能職之以專官輔之以協濟因天
之時設地之利皇皇曉諭奮激必多奮激多而水利興水
利興而田自治則豈特活東南數百萬生靈之命抑亦培
朝廷億萬年富庶之基也

公督私藏法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爲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鋪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鋪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爲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

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遞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眞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

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爲三等糧田

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

租田十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

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舖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舖戶有本一百兩以上

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

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舖不滿四五十金者不

必過强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舖之家旣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旣已捐出卽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一處不可妄取已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卽取其典票贖回給發

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爲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爲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爲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劝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强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爲頭强横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舖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覬覦或有結通外來豪强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

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

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爲止或所捐錢米尙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爲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爲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晝作夜婦女雜遝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爲貧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舉專爲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爲虛文

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愼之愼之

稟帖稿附

爲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

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湮沒雨澤愆期河水乾涸

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

洶以搶擊爲能豪強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饑而卧今

冬明春尤爲可慮某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

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注明

公簿仍聽各家自爲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即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設施實爲德便上稟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

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下鄉勘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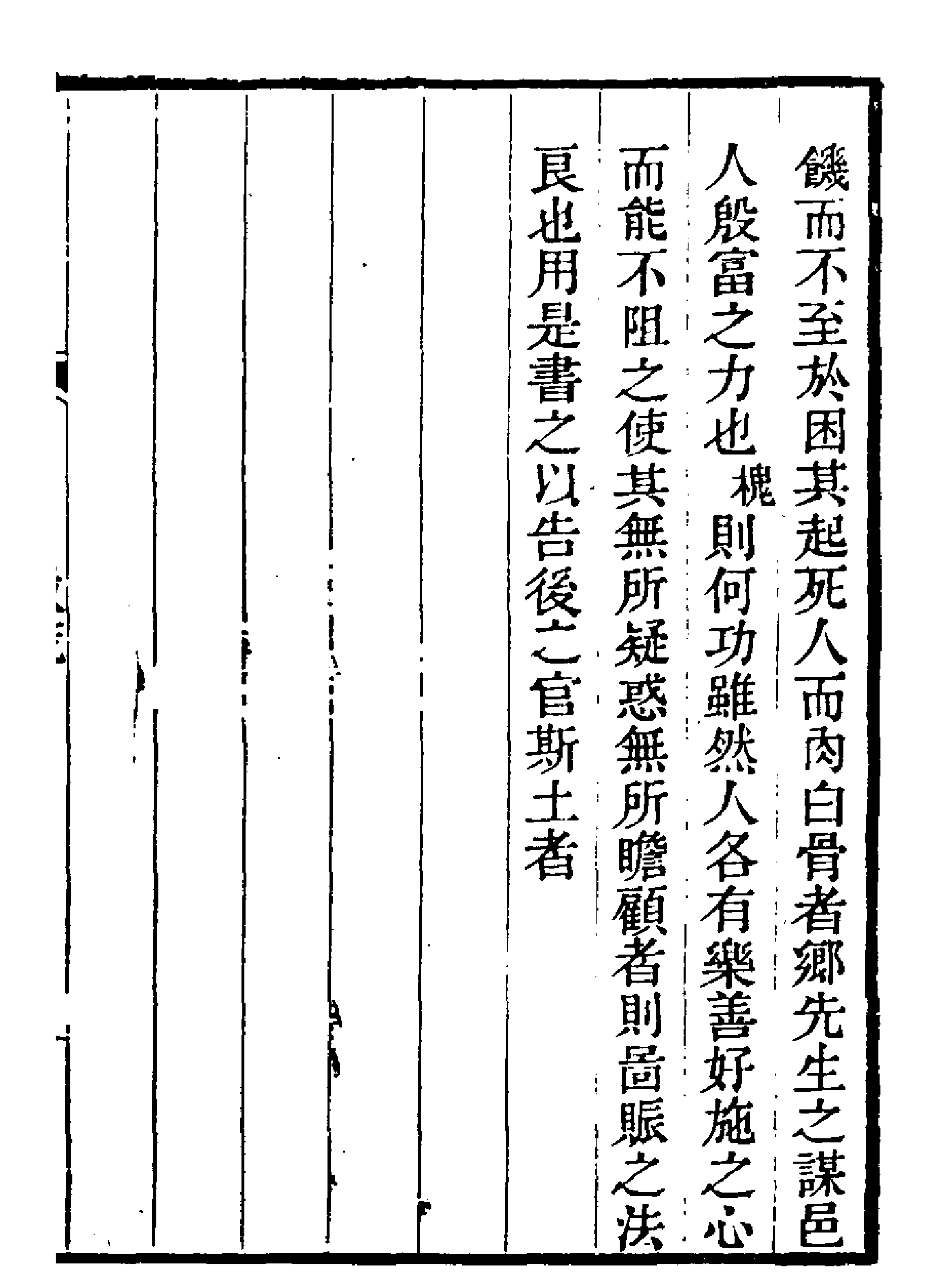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

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貧者不能糴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
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 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

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旣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今也定爲畫賑之法以各圖所捐

之錢各賑本啚啚有貧富以富啚之有餘協濟貧啚之不足令啚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即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為之調撥而已某啚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啚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卹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是說也[槐]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為可

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復於其間爲粥以賑城鄉設廠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留爲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爲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



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啚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景賢　　　　　　叢話五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貲雄於鄉年十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廷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爲遊騎刼掠驚悸死景輝椎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爲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斌爲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貲允斌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洶

洵利其家產者甚衆景輝爲掌護之歷二十年旣授室景輝乃爲文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毋黨親屬鄰里故舊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爲經紀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爲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順治元年忠文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哭止而起賀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負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遯跡蠡濱閉關獨處擁

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暑祁寒必衣冠點勘至老無惓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爲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弟篤孝上帝已命爲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爲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

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
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秦或撫過鞭
扑世棟略無慍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爲
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
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頴好讀書年三十餘
始補博士弟子員爲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
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
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楨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守節年九十餘世楨每食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有以居屋售於世楨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楨爲之惻然焚其劵仍令安居而不責其值後復念其兩寡勵志守節幷爲之請　旌年七十餘公舉世楨爲鄉飲賓辭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霱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爲章句之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

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已如吳郡林梅孟臯輩對酒賦詩以爲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爲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齟齬爲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爲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詩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苦心力學友愛天至與其弟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間言家甚貧以館穀爲生伯嘗少于仲

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姪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惲氏聞之卽出見二翁斂袵曰家不可析也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賢婦吾無憂矣乃同爨終身

王雨來磚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諸弟有逋負人者雨來出已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雨來嘗以事入官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令曰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

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爲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兩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爲人傭工家中僅種田一二畝以此爲食父母死後盡築爲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編籬以衞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松花菌日出不窮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貲千金以之買田得屋近且爲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

侯傳贊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鄉賢二

顧大任字汞肩號价仔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辭曰我才豈能爲百里長耶當明崇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傾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靑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汚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慟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

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項字君儼由鄉薦官學博甲申
後閉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鋮屢聘屢卻與同
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
梅花儀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愍公維張弟兄宦在都公孝
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
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字均字理平父廷宣名煒由庠生官貴州巡檢借
補龍里縣典史民心頗洽緣事罣誤謫戍新疆字均萬里

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卽

子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

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遇　恩赦乃侍

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繭足黧面備嘗艱險途

中懸崖絕壑豺虎蠶箐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

者屢矣從姪大鎔倣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宇

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爲拉雜摧燒之宇均

爲時菴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

其至性有過人者

孝子楊士選字有貞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煢煢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皆黑未幾風雨大作鄰舟覆者無算舟人相顧失色士選竊禱曰某數固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矣有頃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人呼爲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來比士選至父驚喜病少愈遂

奉父歸方公瑞業賈時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載娶婦

唐氏值歲荒米價騰貴士選與其妻忍餓惟饜糠粃問屑

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時移居下堡

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

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漁人前夕

夢神呼曰明日楊孝子有厄吾從中保護煩爾一手之力

必有重賞及救至船詰之則楊姓也而身無一錢不解所

謂厚賞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濱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

不爽楊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醫言不治

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椀而愈而已亦病疽者三載不令
姑知後遇村嫗授之藥疽以痊李客山作傳紀其事
長洲蔣示吉名仲芳居婁門編竹爲屋環以疎籬興至吟
詠以此自終尤精岐黃術著有醫宗說約八卷望色啟微
三卷詩文十卷卒於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輔先生名
元允前明諸生鼎革後鍵戶著述不復省人間事所著四
書注解山居閑業爲世傳誦韓慕廬宗伯未遇時嘗袖文
求正君輔曰子異日名臣也屬其加墨不可曰我爲世外
人尚欲品題天下士耶

蔣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籲願以身代歸而迷其路遇鄰嫗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燄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栗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壙即廬居墓側每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决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　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名上　聞逢源

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績溪教諭報至適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爲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守節常至絕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姿頴悟切志於學因父遠幕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子職飲食起臥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壽終哀毁成禮尋父歸儆居角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欣然餉之遇

風雨匍匐數十里不顧也追父病數月不解帶蟣蝨滿身生母陳患疽親吮其瘡病目亦舐其目並得瘥如故及卒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不復見齒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寠微必極奉甘旨父沒居喪形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芟草常致悲號逢諱日祭祀至老猶孺子泣與兄同炊三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幕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祖塋不吝千金鬱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

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郡志尚未採入

毛金墉字韓望齋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唐極盡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墉亦耆耋嘗作老萊之戲其平生孝實莫可枚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民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壓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入某從孔子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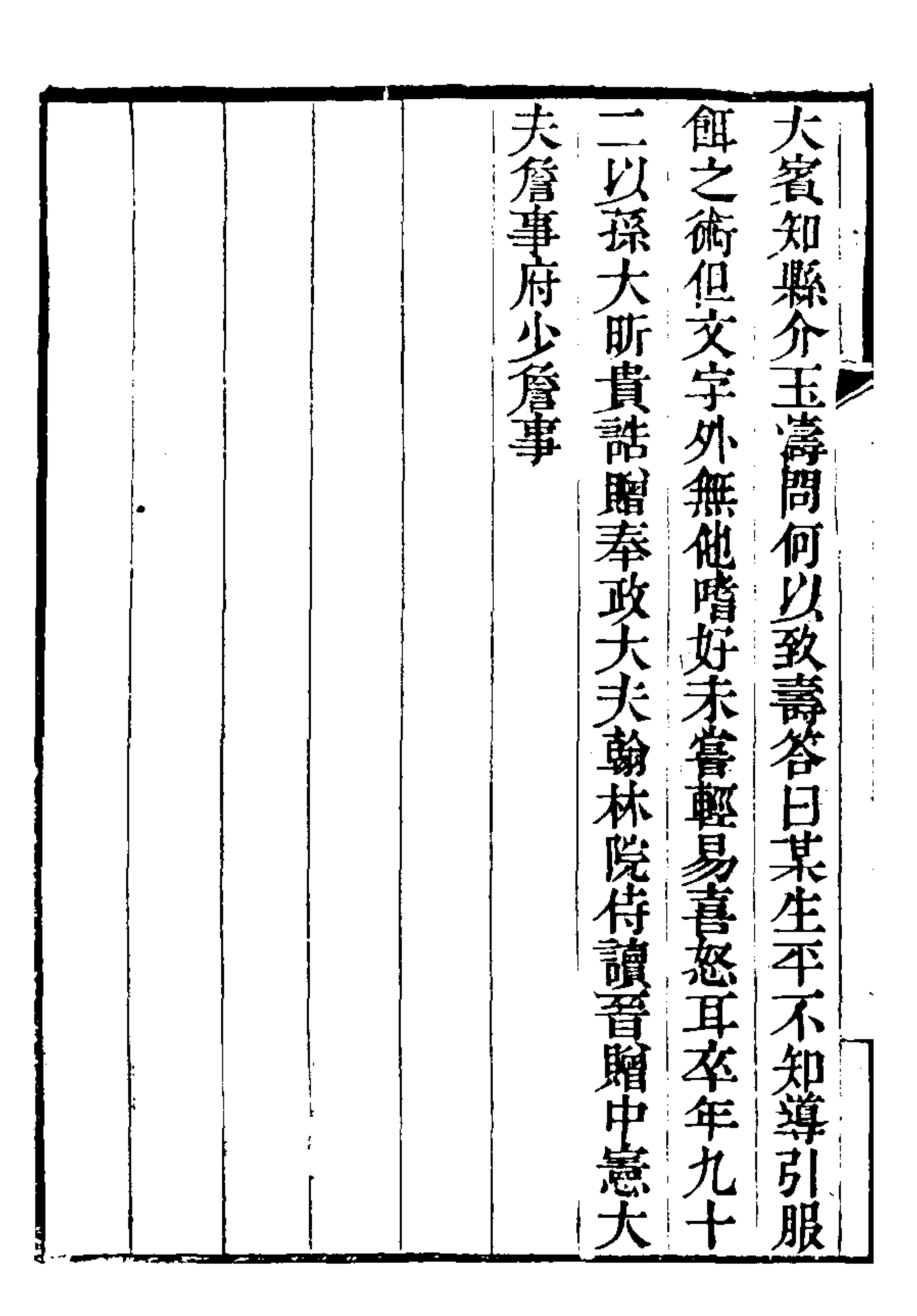
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我註脚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

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卽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卽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卽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

爲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爲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鬬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鬬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貧死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

其兄早歿撫其孤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課誦李歿撫于
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歿也爲制喪服葬而除
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淸濁辨別無少謁涸經史
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
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
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
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
孔子言疾没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
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爲


大賓知縣介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
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
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
夫詹事府少詹事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元和人少讀書刻厲爲學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貲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衙署俱煥然一新爲士民所悅會寧爲關中衝要其東北三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爲靖遠縣境其自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狼山黑虎

至黃家坳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
山山以西爲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爲黑莊郭
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內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
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
南爲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爲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
岡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
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凉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衆起事
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刧掠時陝甘總督
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咸統

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
四竄田五中鳥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
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
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黃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
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
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刦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
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爲通渭衝衢距城九
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都會也居民數千家及
寺廟十餘所俱爲煨燼惟存禮拜寺初九日賊直抵渭城

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勤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急王乃遁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山填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炬靡有孑遺反不如馬營之民尚有逃亡也當是時會寧爲彈丸小邑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飭令四關廂居民拆毁房屋移居城内給之口糧親率諸軍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

焚刼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擭殺一
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
貯粟萬石堡懼爲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鋪
大雷雨不得前從泥淖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
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歇馬且欲問訊其
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堡聞安
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
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
箐路更崎嶇人馬一墮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

備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幘淋漓滅燈待旦天既明雨亦止鄉民知邑宰來咸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遇有司馬荊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銃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聞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聞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遇之以爲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通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

之不至也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日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爲指示機宜堡隨送啟行而忽聞報至賊即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公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即傅公玉也陝西巡撫畢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侯撥又河洲韓土司兵一千名又五寺土司桑朗雍

中等自願効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與安鎮總兵官三公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欽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鋭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賊見官兵勢甚遂退聚隴西之狠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

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鬨　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
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綫可上賊
踞爲巢穴築壘開溝爲負隅計實絕地也福公既至爲相
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
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
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穽無算生擒萬
餘賊無一脫者賊既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
猶懷印綬似尙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堡時年五十餘貧而
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

其明年遂改敎皖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荆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寬適爲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欷歔欲泣而不能自已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皖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乍喜放鷴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嶔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臯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氷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鳥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輸君

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幘茹虀鹽回首邊城飲
水廉計拙眞同洴澼絖譚高欲捲雪霜髯冬烘病愈頭風
檄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
隴坂長驅昔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
院談兵膽尙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寓人
薪木期無毀會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鏐者本籍浙江爲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鎭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鏐恥之避居迤西後能去仍還昆明入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穎異刻厲爲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爲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　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二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

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
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骫法營私但查亶
望爲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豪無
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郎陷於刑辟
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
餌惟是瞻狥回護不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臺諫衙門自李漱芳左遷後
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事廢弛借
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拔

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澧對曰御史例得封閱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當是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爲先生危及抵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於國泰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珅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底折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

是借諸商鋪戸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皆紛紛具領庫藏爲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而和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拏交刑部治以罪　上嘉之以澧敢言擢通政司參議三十八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　上常召對便殿其言秘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尚書劉墉知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君愼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爲湖南學政到任後絕

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歲
科期滿有　旨留任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
員賫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啟行各官有追送賻儀者俱拒
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
每日惟自課子弟讀書而已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
學湖南時適荆州水災城圮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
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
歸之際遂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捏辭參奏
以爲諸事皆已所發也　上責以錢澧近在鄰省不行

查奏奉部議革職留任　上曰澧爲官尚知持正著加
恩以主事用選戸部江南司主事引　見奉　旨以員外
補用卽補戸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奉　旨授湖廣道御史
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
處處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
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　內
右門或在　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皆
趨走多岐將來必生事端況　內右門近接　禁寢向來
有　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　皇上加恩大臣不

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辦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繫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上覽奏遂切責諸大臣謂錢灃所奏甚是卽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爲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輒資商確耳六十年乙卯扈 蹕

灤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珅亦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初先生提學湖南時巡撫爲吳江陸燿燿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爲知己適燿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與貲二百金爲購而率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弔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受之毋却也其風義如此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即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嘆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旣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

爲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
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
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
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
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爲母氏餘糧
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遂長費重
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遠征必至京隨宦遊者以往事或稍
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傭書入都先是芳容嘗
爲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

殘本亦時時臨仿旣登舟以其餘晷學書作畫又取官僚中啟事尺牘晨書夕寫以爲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楚也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泰來店徧謁同郡官韓下者泣告之故皆憫然歎息許爲覓楚館初意江漢爲天下通逵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橐筆幕遊意不計重値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爲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傔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踪

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爲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閽者導入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瘗處耿適至爲詳述其故寶德掖芳容起曰汝卽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儽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

州於戊午已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即下飽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夫人倚閭之望何其難三也爲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俟有影響卽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寶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爲汝圖之今歸州吏

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齎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偕饒𧃍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沖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扉屨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爲某郡司閽熟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予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爲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爲頴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煖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爍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徧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届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死者主人見芳容病狀懼不敢留欲徙置鄰廟廟故摧頹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卽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

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即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爲吾招
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潁
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鋌曰吾命懸此書
恐病中失之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即
以具殮過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
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
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
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慫恿主人相留不復議徙醫者以史
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餔糜又七

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薙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
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酉滯正
陽關兩月貧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顙上謁史君於學
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因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
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
母之養孝者不爲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
書畫數十幅以巳名剌遺齋夫徧投門下諸生諸生有答
者餽銀或四三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
別史君而行自顙上至漢口道經商雒黃麻間一路人烟

稀少崇巖巨嶺綿亘千餘里爲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轎轎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爲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爲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過雨水勢洶洶赤脚行石

菌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廻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刼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懇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俟多人爲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

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凡值一錢半鏹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谷夢其父形貌如昔誡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沉没江中既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爲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

府方招集流亡疏節潤目與民生聚由是閭閻鬬鬩較舊制更嚴且鰲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蹙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疇昔即十年前事知者甚鮮况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爲谷爲陵矧旅櫬耶汝旣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眞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常囘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

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爲役總董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巳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入則巳氣絶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官與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爲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髣髴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

明當遣徐某爲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
爲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爲界
爲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傴僂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
尋覓日將趖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
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
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間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
土中亟掊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
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
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

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齧人因挾芳容歸寓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既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爲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絢及筆墨疏布小刀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

在乃陳祭塚下啟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濫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踴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頦齶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創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工次第加績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別件記凡若干股裝爲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爲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賣書畫

作歸計而窮途踽踏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
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
識當爲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
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爲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
遭際昨有晏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
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賻白銀五兩
餘官皆三兩幕客三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賻
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
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謁劉

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為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為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即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張將軍乃由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柁樓祀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為酸鼻旣而卜

兆於祖墓之旁營治卄槨卽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
君寶德改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
葬則又相顧詫爲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
公煒葬既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爲至性至情非尋
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　朝廷門如制是役也芳容在
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雒萬山中幾中蛇虎
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者數矣非耿君不
能出京非戴君書卽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
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

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顚死
更生負骨竄麥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
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德而尤敬
芳容之至孝爲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
相類記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吳錢泳書

姑蘇閶門內顧市
巷中湯晉苑刻印